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七十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六 子部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四

歷代名人書跋五

唐顏真卿中興頌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黄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鈌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

家益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　集古録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斵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結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莓固遠望雲煙外至者仰而翫之亦天下之偉觀邪嘗謂唐之文敝極矣結以古學為天下倡首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為主余謂唐之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廣川書跋

書至於顏魯公魯公之書又至於中興頌故為書家規矩準繩之大匠河朔嘗見三數本皆完好而森森如劒戟有不可犯之色今得此本頗為殘缺既裝褙則反得古中韻勝乃知崖角刓弊本真全露有李白所謂秋水出芙渠天然去雕飾者尤可賞激也　郝經陵川集

元次山有文名唐人所推重中興頌又其得意之作乃其韻俱用平聲彌見弱夫宮商經緯依永乃和盡用仄必噍殺矣盡用平必滞伏矣陸平原所謂偏絃獨張清

奏靡應此頌不無此疵焉此頌大歴六年鐫於永州浯溪石崖已八百幾十年不遽泯徒以顔魯公正書能使山靈訶護若此耳李陽冰琅琊庶子泉銘亦摩崖字已不可辨余親見之或謂此頌是再模則不可知矣宋廬陵羅大經詑歎肅宗即位靈武事遂謂節判前敘數語止言大業而不及盛德以為節判亦不滿之羅君讀此不及竟邪頌中固已有盛德字以補敘文之闕作文固有稱停庶免複累此又廬陵之所不識也陳與郊隅園集

唐顔真卿宋文貞公碑

右唐宋璟碑顔真卿撰并書唐書載廣平六子曰昇尚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謫官沙州益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為七爾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兖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為魏州而史但言歷兖冀

二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為廣州都督時郡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為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為文而未嘗刻石與金石錄

唐顔真卿宋文貞碑側記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顔魯公撰載廣平任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黄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

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
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
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玄宗
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
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玄
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
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之又云公第
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吐蕃入寇陷於賊庭素

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舅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歷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并録之於此俾覧者得詳焉金石録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顔魯公撰并書文貞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余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録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予家

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鈌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弘俊碑作弘峻集本云嘗夢大鳥啣書吐公口中公吐之碑作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優游自免碑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勑使馳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政通同碑作與執政通問集本云玄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

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馳騎不得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愛子碑作母寵子異集本云勅公按覆碑無勅字集本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

言色碑言作顔集本云既還鄜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趙氏之所未及也
金薤琳琅

唐顔真卿家廟碑

顔氏家廟碑顔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福羣從官爵甚詳
集古録

此唐顔氏家廟碑為魯公真卿撰并書按跋尾此碑遭兵亂仆於野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李廷襲始移

置府城孔廟中而碑幸完予知碑名久矣恨不可得同年周公瑞都憲巡撫陜西始寄至猶恨缺其額耳葢以碑額為無用多不搨或碑穹工人艱於搨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為完物乎況此額為李陽冰篆書可謂二絶何可缺邪 匏翁家藏集

陸士龍有言文以述祖德為美故三代彝器皆孝子慈孫為其祖父而立者魯公此碑葢近之矣又此碑後有太平興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重立李廷襲記十七字

篆書乃夢英手筆葢此碑倒於郊野廷龔告於上官移載入於府城立於文廟故自託之也夫以顏氏之物子孫不能守而後之人為之移徙樹立則不惟顏公之名節可重而字畫亦不容泯矣然則為人子孫思以稱述先德而異世之後欲啚不朽者可以思矣蒼潤軒碑跋

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關中後廟燬宋初有李廷龔者語郡移置之結法與東方朔畫像相類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節直

氣隱隱筆畫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蹴天柱折而力扶之者郭尚父張睢陽平原與常山四耳顏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是寧獨書哉弇州山人藁

唐顏真卿元次山銘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於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盡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

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集古録

右唐元結碑顔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道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録序皆云十二世葢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皆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録作善禕未知孰是也金石録

唐顔真卿杜濟神道碑

右杜濟神道碑顔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顔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

精有麤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闕銓次不能成文第録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集古録

右顔魯公書撰杜濟神道碑沉著端重真可入木八分友人曾三異無疑寶藏之按六一先生集古跋謂殘缺不能成文今乃粲然可讀得非摹拓有先後邪濟葢魯公友壻故又誌其墓六一先生亦有跋云顔撰而不云

書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世頗以為非顏書更俟識者辨之今考魯公文集大抵碑詳而誌略亦微有異同如碑以濟祖仕明堂丞誌則云令碑以濟為惠第二子誌作第三又碑與誌並歷渭南宰而文集於碑中乃以為尉皆傳寫之誤當以此碑為正慶元乙卯六月二十日周必大書平園集

唐顏真卿杜濟墓誌銘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

魯公不能為也葢世頗以為非顔氏書更俟識者辨之集古録

予觀此誌字畫竒偉決非他人可到歐陽公信小字麻姑仙壇記以為真蹟而尚疑此誌何哉金石録

唐顔真卿顔勤禮神道碑

右顔勤禮神道碑顔真卿撰并書序顔温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事東宫愍楚彦博同直内史省遊秦彦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

臨弟大有字彦彦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應如此葢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彞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顔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顔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内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彞奉舍人臣彦將行不應内

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彦將皆當為名師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為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當為名也然余家集録有申文獻公塋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為其家作記

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為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

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以字儉瑩兆

記為名則喬籀果為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蓨人隋

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輿德如德彝又云德彝

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

訛舛殘缺尚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

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葢慎之至也集

古録

右唐顔勤禮碑魯公撰并書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圃建亭榭多輦取境内古石刻以為基址此碑幾毀而存然已磨去其銘文可惜也金石録

唐顔真卿臧尚書碑

右唐臧尚書墓碑顔魯公撰并正書尚書墓在陜西之三原縣顔公此刻人間少傳予向以使事道陜得之尚書七子希崇希旭希忱希愔希景希晏希讓皆為顯官而希讓至魯國公顔公文集復有臧氏糾宗碑書七子

官爵與此不同金薤琳琅

臧懐恪碑顔魯公撰并書懐恪再為王晙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而至工部尚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懐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懐恪有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稱兄弟子姓勛賢間出自天寶距於開元秉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為立傳故聊載之書法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金石録又載韓擇木書第

三子太子賓客希忱碑及希晏碑皆韓秀弼書之希讓冑士也而能為不朽計乃爾誠有過人者矣

唐顏真卿歐陽琟碑

右歐陽琟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琟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諶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吕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為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為定本然獨琟

碑所失者四顔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吕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為南兖州而以連州為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為是而顔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賚南奔長沙顔公云自景達始南還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顔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顔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氏及諶銘皆云脩約之子而顔公

獨以為紇子其所失者四也堆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葢諶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真義所誌宜得其實堆卒大歴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系者多顔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集古録

唐顔真卿張敬因碑

右張敬因碑顔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歴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

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為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登曰運其字書尤奇甚可惜也集古録

唐顏真卿王密碑

太師於書天得也甞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余見此碑特盡之矣故為世絶藝太師名德偉然為天下第一忠義之發出於天性令人不得盡知惟書法入石

流傳於後故世無賢不肖皆得知之葢以公為善書人也今書藝所學皆深墨重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昔夫子能拓關而不以力聞葢以慎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常患後世不傳則其陷流俗中亦自取其累耳 廣川書跋

唐顔真卿張仁蘊德政碑

右唐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長壽三年立醴泉尉顔真卿書按魯公雖甞為此官然在開元間而魯公以貞

元元年為李希烈所害年七十六上距長壽三年實九十餘歲是時猶未生也又筆法與魯公他書不類以此疑有姓名同者然碑武后時立而不用當時所製字或云碑雖建於長壽中至魯公為尉重書而刻之未可知也金石録

唐顏真卿鮮于仲通碑

右唐鮮于仲通碑顏真卿撰并書仲通以多財結楊國忠薦為劒南節度使討南詔蠻大敗國忠為諱之再薦

為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於史者惟嘗表請國忠兼領劒南節制及為國忠立碑頌功德耳魯公為此碑稱述甚盛以此知碑志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公猶爾况他人乎明皇實録稱仲通以漏禁中語貶邵陽司馬而碑言為國忠所忌貶小人之交初以利合卒以利敗理固然也金石録

唐顔真卿李抱玉碑

右鳳翔澤潞行營副元帥涼國武昭公李抱玉碑楊文

貞綰撰顔文忠真卿書見趙明誠金石録余得之乃一
舊拓本最精好而中缺兩處幾二百許字蓋成帖後脫
落見殘非石泐也楊公銜稱贈司徒當是文成而卒於
位其家乞顔公追書之故耳大歷中名臣無如二公者
而一撰文一書丹在涼公誠幸也第公起邊將中興名
位差肩李郭而能守忠節以顯融終介弟承之又大開
方面勲且公一武弁能力辭王爵辭司空辭左僕射以
視僕固懐恩輩不天壤哉然則微二公公故不朽也非

幸也弇州續藁

唐顏真卿郭敬之家廟碑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御題額顏魯公撰并書敬之汾陽忠武王父也夫以汾陽家廟得魯公手書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文與書又非所論也但其碑在役人雜遝之所雖巋然壁上而不無磨蝕之憂然以二公之靈鬼神呵護有由來矣石墨鐫華

唐顏真卿玄靖李先生碑

右唐玄靖李先生碑顏魯公撰并正書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玄先生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隱居凡五葉矣今考之隱居先生者梁陶弘景升玄為王遠知體玄為潘師正正一為司馬子微三人唐書有傳惟玄靖無之予嘗遊茅山至玉晨觀其前有雷平池池南為伏龍岡玄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金薤琳琅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居裔凡五世其事絶無可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遂斷不作隸差近厚耳魯公結體與家廟同遒勁欝浡故是誠懸鼻祖然視虞永興褚河南誾誾氣象不無小乏弇州山人藳

右結體與家廟碑一同後有小跋云紹興丁巳五月十四日大風折顏碑雲溪沈作舟扶起之蒼潤軒碑跋

唐顔真卿多寶塔感應碑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真卿書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今猶有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尚如新也金石錄

右千福寺多寶塔碑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集古錄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錄有之謂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趙氏復謂於士大夫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

宋猶有存者碑今在陜西西安府學金薤琳琅

顔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舊搨完善可讀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骨遒峻風稜射人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多寶佛塔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阿僧祇劫世尊說法此佛即現寶塔空中賛美大抵皆寓言也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今以有為迹求之得無去之愈遠乎一念發菩提心即證菩提即現多寶塔稱善哉人自不見

聞耳 弇州山人藁

魯公書多寶佛塔碑最窘束而世人最喜正如杜少陵詩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便澀此殆曹子建所謂蘭茝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嗟嗟世人若不具隻眼而隨人語言以評古書此又曷足以言心賞邪余故聊為淵泉道破必且能為我下一轉語也 蒼潤軒碑跋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於展玩

耳而結法視東方讚家廟碑似覺少遜王元美曰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信然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石墨鐫華

唐顏真卿放生池碑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饍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東坡集

顏太師以書自娱晚年嘗載石以行龕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留其所鐫石監視而考之自公之沒名德雖在人然世豈盡知惟書於石者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世或謂公以書傳流俗閭至野人田老皆得名之大抵人於其所嗜必傷至其所甚蔽則賤理之必然者也

廣川書跋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詞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

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為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閒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遜志齋集

唐顏真卿八關齋功德記

右八關齋碑顏魯公書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寢疾宋州刺史徐向等為禳祈報恩者也唐書神功傳亦槩見其事碑在今歸德州城外僧寺中永樂丁酉秋進士尹崇高奉使河南為余致此本而每行下缺四字葢打碑

時為夏潦所渰也　東里續集

唐世藩鎮跋扈之患所不忍言只如此碑乃因田公之病而為之者當時所費不下千萬然當時有烜耀於此者今皆澌滅而田公之事獨以魯公之書而傳余嘗評此書在顔碑者最為奇偉葢以其氣象森嚴而又不窘束故爾　蒼潤軒碑跋

右顔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

方家廟下然非餘子所及也　弇州山人藁

唐顔真卿書干禄字樣

右干禄字樣模本顔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闕漢公以謂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模多而速損者非也葢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辨正譌謬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歷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顔公真蹟今世

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為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並録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集古録

歐陽文忠言漢公模本多失真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媚殊得顏真楊自以為不差纖豪信矣然文忠又云干禄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遒盡魯公之筆意也崇寧壬午歲九月十二夜試姑蘇仲璋筆東觀餘論

右顔魯公干禄字書辨别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析其義者云干禄者葢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真書小字之傳於後者亦獨見此耳　東里集

此顔魯公干禄字也按成都句詠跋公甞刺湖州此刻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帖然鈌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得者乃其半邪或所謂刓鈌而不可推究者邪然不應鈌之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

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甞師公而得其髣髴者邪 匏翁家藏集

唐顔真卿射堂記

右射堂記顔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於石者余家集録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禄字書之類今已殘闕每為之歎息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為余稱顔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

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為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集古録

唐顏真卿湖州石記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為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托於

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葢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禄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干禄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録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湮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集古録

唐顔真卿書東方朔畫賛

東方朔畫賛晉夏侯湛撰唐顔真卿書賛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

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集古録

顔魯公平生寫碑唯東方朔畫讚為清雄字間擲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為此言也東坡集

東方曼倩畫賛昔魯公守平原時書今其石刓剥後世復為摹搨以傳然魯公於書其神明焕發正在筆畫外若巻朱墨而印於石者此待諂書耳果有道邪廣川書

跋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石其期立等字多譌想其元搨漫滅者時有之矣余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此本字更明悉何嘗有譌字且其篆題兼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陽冰稱高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賛字睎顏他書獨瘦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下葢公中年制作最為得意想此搨在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

罕物時時在人家但不易遇耳墨林快事

唐顏真卿畫賛碑陰

畫賛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賛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於廟天寶十三載真卿始別書之集古録

余既得先生畫賛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又得此記字比畫賛更大而筆尤豐偉鋒芒轉換一一如新益搨更在前者遂成完璧其題乃八分魯公分書更少見尤可寶也墨林快事

唐顔真卿麻姑仙壇記

右麻姑壇記顔真卿撰并書顔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説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集古録

右唐麻姑仙壇記顔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絶小世亦以為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己謂余嘗見黄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己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録於後使覽

者詳其真偽云金石録

唐顔真卿小字麻姑仙壇記

右小字麻姑壇記顔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顔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禄字書法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禄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峻緊結尤為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

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集古錄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豪髮然後為盡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較當知予言為信姑溪集

右唐小字麻姑壇記顔真卿撰并書在今江西南城縣之麻姑山歐陽公謂或者疑其非真而復以為筆畫有法非魯公不能書也趙明誠謂陳無已嘗見黄魯直言此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能道其名及觀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葢用羊叔子峴山故

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為顔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金薤琳琅

唐顔真卿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顔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黄金雖公猶未免也東坡集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顧與軍容為佞柔之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遂合為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

而真行草法皆備也　山谷集

魚朝恩擿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奪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尚凜凜有生意猗其偉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尚數千言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　鶴山集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閒軸未暇孰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溢而點畫所至處便自

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
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正凜然想見其為人益公所遭
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
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石門文字禪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
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
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為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
指後不復有益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為一行遂

由是平分為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搨數十本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氏無纖豪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年少嘗臨之卲伯温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絶類米老往見乞米帖墨跡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資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絶相類遂定為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八月丁丑袁桷記

顏魯公爭坐位書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真蹟
縫中有顏氏守一圖書字印米元章所謂詭形異狀得
於意外定為顏書第一者是也宋時與李明文鹿脯帖
俱藏安師文家後來李明文歸聶氏文待詔題識極詡
其妙余不及見曾見吾友項又新所藏坐位帖神色秀
朗微似宋人摹本要亦書家甲觀矣近來墨刻陜本漫
漶不足目戲鴻堂所勒宋搨亦未能精且行款割裂不
無失古人縱橫徐疾之勢不若此本筆筆生動位置儼

然信可寶也陳萬言餠園集

爭坐帖有陜刻字形已漫余家有宋搨精好因摹入石

此顔書之烜赫者容臺集

唐顔真卿李大夫帖

顔帖為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

食粥來已數月今已罄乏之實用憂煎益其貧如此此本

墨蹟在余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在於相家而清苦甚於

寒士嘗模帖刻石遺於朋友故人云魯公為尚書其貧

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 集古録

顔真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此帖尤多褚法石刻醴泉尉時及麻姑山記皆褚法也此特貴其真蹟爾非爭坐帖比大抵顔柳挑踢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安氏鹿肉乾脯帖蘇氏馬病帖渾厚淳古無挑踢是刑部尚書時合作意氣得紙札精謂之合作此筆氣鬱結不條暢逆旅所書李大夫者名光顔唐功臣也 寶晉英光集

唐顏真卿蔡明遠帖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其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集古録

蔡明遠帖是魯公晚年書與郃伯球謝安石廟中題碑傍字相類極力追之不能得其髣髴山谷集

唐顏真卿劉中使帖

右唐太師顔魯公書劉中使帖真蹟著載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内府至元丙戌以陸東之蘭亭詩歐陽率更卜商帖真蹟二卷易得於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吉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寶也三月十有二日大梁王芝再拜謹題於寶墨齋北燕喬簣成仲山觀

書畫題跋記

顔太師之書世不多見不肖生平見真跡三本祭姪季

明文馬病及此帖祭姪行書馬病行真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鮮于樞拜手書同上

右顔魯公劉中使帖徵明少時嘗從太僕李公應禎觀於吴江史氏李公謂魯公真蹟存世者此帖為最徵明時未有識不知其言為的及今四十年年逾六十所閲顔書屢矣卒未有勝之者因華君中甫持以相示展閲數四神氣爽然米氏所謂忠義映發頓挫鬱屈者此帖

誠有之乃知前輩之不妄也帖後跋尾六通首王英孫
次鮮于太常又次張彦清白湛淵田師孟最後亦彦清
書葢此帖曾藏於彦清所後易於英孫考觀跋語可見
英孫所跋歳月宜在後不知何緣出諸公之前初疑裝
池之悮欲令改易而張公鈐印宛然不可拆裂姑記於
此以俟博識嘉靖九年庚寅菊月望日徵明識同上
鮮于伯機題祭季明文天下書法第二吾家法書第一
此又題劉中使帖漁陽筆法信有所自名不虛得此卷

余已刻之戲鴻堂帖中董其昌觀因題同上

唐顏真卿鹿脯帖

鹿脯帖真蹟與宋搨本不惟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搨政自不足據也十七帖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鄉故自名處余不解豐一鄉作何語及得高麗刻本乃云所出有異産讀之豁然因知王著但憑倣書入石耳猶憶辰玉初得此帖於蒙陰公氏亟報余展玩如得連城辰玉書法為此一變今日重觀於德隅齋感慨

係之矣 容臺集

唐顏真卿與柳晃帖

魯公草書摹傳於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雖筆勢屈折如盤鋼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蓋類其為人柳晃唐名士也魯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契之梗槩云 梁溪集

唐顏真卿二帖

唐太師顏真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澥處背縫有吏部

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青峽州别駕帖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硾熟紙韓退之以用生紙録文為不敏也生紙當是草上所用内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横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顔最為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於此書石刻麤存梗槩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温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内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

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面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為然 米芾書史

予觀魯公乞米及醋二帖知其不以貧為愧故能守道雖犯難不可屈剛正之氣發於誠心與其字體無以異也紫元翁題 黄裳溪山先生集

唐顔真卿送劉太沖序

送劉太沖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坰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坰以將才不偶命而

德其無鄰字剪去碧牋宜墨神彩豔發龍蛇生動覩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出即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鄱陽帖並同葬矣亦可太息也或謂密為王詵購去米芾書史

顏魯公送劉太沖敘鬱屈瑰奇於二王法外别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敘者豈當時不甚流傳邪真蹟在長安趙中舍士禎家以余借摹遂

為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熙祕閣續帖亦有刻畫禪隨筆

唐顏真卿朱巨川誥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濯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為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為祕玩然如徐告麤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

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米芾書史

唐告多出善書者之手亦足以見一代文物之盛矧魯公道義風節師表百世其所書尤可寶也至大辛亥仲春廿又二日古涪鄧文原書 停雲館帖

右顔魯公書朱巨川告即宣和書譜所載者上有高宗乾卦絲與圖書而魯公之書葢東坡先生已嘗論之矣不惟愛玩抑見唐代典故之式尤爲可尚龍集辛亥仲秋朔喬簣成題 同上

魯公此書古奥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仲醇得此自題其居曰寶顔齋昔米襄陽得王略帖遂以寶晉名齋顔書固不減右軍王略而仲醇鑒賞雅意又不獨在紙墨間也壬辰春二月董其昌題書畫題跋記

唐顔真卿祭姪季明文

魯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與夫人書迫切而有禮意與郭靈運書送劉太沖序余未之見也顔惟貞

蘭陵夫人告佳筆也 山谷集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葢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法度備存而端勁莊持望之知為盛德君子甞問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迺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兄子文殆兼存

此體者也廣川書跋

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公字畫雄秀奄有魏晉而自成一家前輩云書法至此極矣予嘗見公為叔書告身一通其楷法嚴甚聞公行書尤佳不可得見但時摩挲乞米石刻想象風致耳今王君出示公祭姪季明文藁一紙詳翫此帖縱筆浩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雜以流麗或若篆籀或若鐫刻其妙解處殆出天造豈非當公注思為文而於字畫無意於工而反極其工邪蘇文忠謂

見公與定襄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夫如公忠賢使不善書千載而下世固夔重況超逸若是尤宜寶之撫卷三復敬歎因題其末柔兆涒灘秋八月望吳郡陳深識　停雲館帖

右魯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遒婉行末循爾既事字右轉至言字左轉而上復侵恐字右旁繞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適與褙紙縫合自爾既至天澤逌五行殊鬱怒真屋漏蹟矣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饗五

行沉痛切骨天真爛然使人動心駭目有不可形容之妙與禊敘藁哀樂雖異其致一也承字掠策啄磔之間嗟字左足上搶處隱然見轉折勢摧字如泰山壓而砥柱郭末哉字如輕雲之捲日饗字蹙衂如驚龍之入蟄呼神矣觀此見真蹟無疑按史公自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而帖自署開國侯葢史誤也杲卿為公從父兄而季明謂公從祖叔父塗從父字加第十三於叔上公之處名義一字不茍可法也季明杲卿之少

子以死事贈五品官則贊善大夫是已天寶末杲卿為范陽戶曹安禄山表假常山太守禄山叛公為平原太守遣甥盧逖約起兵時杲卿長子泉明方往返真定內丘間計事報盧逖使平原屬之季明宜也玄宗不識真卿為何如人而顏氏兄弟子姓戮力王室如此一門忠義其有自來邪玄宗拜杲卿中丞因傳檄河北陽言王師大至遂請土門十七郡同日推公為盟主兵勢振矣賊懼急攻常山太原尹王承業不救於是杲卿父子被

執刃加季明頸謂曰若降活汝子不荅遂殺季明杲卿至洛陽乃遇害明年史思明歸國又明年則乾元元年也泉明自常山陷後客壽陽清溝之敗復陷思明至是歸公於蒲州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尸於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於張湊所歸髮葬長安鳳栖季明同塋據此帖季明歸櫬唯首而已哀哉此帖作於泉明購尸還蒲之日死生亦大矣士大夫平居抵掌高議視死宜若易然觀史及此帖髮膚有所不敢遺忍殘身至此邪兄弟

子姪駢首就死豈易易哉顔氏出魯國子淵平日循循如和風慶雲及畏於匡孔子意其必死則其履嚴霜烈日之變坦如康莊聖人既信之矣一門忠義可不謂有所自來邪至治三年十一月廿日吳興陳繹曾書同上

米元章以顔太師爭坐位帖為顔書第一謂其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為傑思而黄山谷謂祭姪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正類坐位帖二帖宋時並藏安師文家安氏之後不知流傳何處坐位帖世有石本

而米氏臨本尚在人間余嘗見之與此帖正相類然元章獨稱坐位者葢嘗屢見而祭姪則間而未覩今寶章録可考宜其並稱坐位而不及此也世論顔書惟取其楷法遒勁而米氏獨稱其行草爲劇致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葢亦取其行書之妙也況此二帖皆一時藁草未嘗用意故天真爛熳出於尋常畦徑之外米氏所謂

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者也聶君文蔚出以相示俾為鑒定後有陳深陳繹曾二跋深字子微號寧極翁宋季吳人繹曾字伯敷元吳興人二人並以字學知名而跋語考訂精審余復何言姑取黃米之論以備二帖折衷亦補二陳之遺云嘉靖四年乙酉十一月朔長洲文徵明書於金臺寓廬同上

唐顏真卿祭濠州刺史伯父文

此帖與祭季明姪藁法同而頓挫鬱勃小似遜之然風

神奕奕則祭季明姪藁小似不及也末有緇郎題名弇州山人藁

唐顏真卿送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為誰既言劒舞疑為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為何人而後世皆以為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具劒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為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攻媿集

右顔魯公送裴將軍詩多感慨踔厲是公合作語而不見集中錫山安國續刻之故應是安氏物也書兼正行體有若篆籀者其筆勢雄強勁逸有一㓹萬鈞之力拙古處幾若不可識然所謂印印泥錐畫沙折釵股屋漏痕者葢兼得之矣裴將軍當是裴旻旻劒舞與張長史書吳道子畫為開元第一公於時年尚少甫得法長史其書此歌時旻豈亦錦韝紫䞢盤馬跳躍為驚雷㓹電狀邪不然何公書之酷似道子畫也跋尾曹武惠王林

和靖處士俱亦自有筆意可觀弇州山人藁

唐顔真卿竹山潘氏堂聯句

唐太師魯郡文忠公在吳興日宴客於竹山潘氏堂聯句而手書之凡十九人如處士陸羽僧皎然李觀房夔輩皆知名士而所謂粲顗須者於公為子姓皆有文行官爵具家廟碑中公此書道勁雄逸而時時吐姿媚真蠶頭鼠尾得意筆大較與家廟頡頏而此乃手跡又當遠勝之第宣和書譜實載之目録而考無祐陵御題及

宣和瓢印前僅冠以緝熙殿章而後有米元暉鑒定按緝熙殿理宗朝所建也雖隆凖宛然能無邯鄲子輿之慼乎哉不知靖康之變玉盌金魚散在人間雖以光堯懸勇爵餅金購募而應者拆洗去之小米能別書不能別所以或為諱其自至理宗日始加以祕殿章識耳此事與楊少師神仙起居法極相類晉府圖書則當見收於恭王以永樂之籍入紀綱手而後佚之如高克明雪霽山行之類不可勝紀余既書此人或笑余直當以八

法定真贋不當瑣瑣出處令後人目以為黄長睿也弇州續藁

唐顔真卿誌公像贊

誌公像贊今靈谷寺有石刻吳道子畫李白贊顔真卿書世稱三絶舊刻已壞此重刻者而不復見書法之妙矣碑陰有趙松雪篆書甚佳然余未之得也東里續集

唐顔真卿靖居寺題名

右靖居寺題名唐顔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

時為檢校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為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益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記初貶書於紀傳耳真卿大歷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集古錄

唐顔真卿東西二林題名

余嘗評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絶塵處書家未必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字源後云家君授以張顔筆法乃知人中常自有精鑒耳山谷集

唐顔真卿金天王廟題名

顔魯公金天王廟題名極遒偉而三戈法不無可恨後題行筆尤老勁有逸趣所云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縁忠勤無有旋意末又作二語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益可悲矣當是又二十年使李希烈而重題者也公一

厄李輔國再厄元載三厄盧杞其初題名自蒲下遷饒實用載故至使希烈而死矣公之禍固杞為之其獲死義亦杞成之也覽畢三歎 弇州續藁

唐顏真卿奉使題字

魯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縁忠勤無有旋意又作二語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宋刻同州下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然觀其詞意乃使李希烈時也亦足悲夫 石墨鐫華

唐顏真卿顏氏殘碑

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頵頵頵好為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頵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為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頵事家廟碑云侍郎蔣洌賞其判此碑云為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集

古録

唐顔真卿顔默殘碑

右唐顔默殘碑者初潁川人家以其石為馬臺皇祐中王回深父之弟同容季見而識其為魯公書因模本以傳深父為文以記之默仕晉為汝陰太守故大歷中魯公追建此碑於汝陰焉金石録

唐顔真卿開元寺僧殘碑

右唐開元寺僧殘碑雖書撰人姓名殘缺然以字畫驗

之為顏魯公書無疑也初仁宗朝吳長文參政在京師僦居治地得之當時文士皆為賦詩今其石尚藏汝上長文家云金石録

唐顏真卿斷碑

華州王氏掘地得石一片云員外郎瑯琊顏真卿書又有云都官郎中東海徐浩篆其餘數十字則不成文不可知何碑但其字法雖嚴正而鉤磔處不及魯公他碑存之以俟考石墨鐫華

唐顏真卿二十二字帖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集古録

唐顏真卿真蹟

友人林思源近得顏魯公真蹟一卷其文前後脱落字尚完整持示予觀之予曰此非魯公不能書也其用夫隸書溢進法乎今之人但求形似之美譬如美女徘徊花月之下遇者孰不歎稱其視頎然古君子高情古貌

放浪蒼松喬柏間知之者幾何人哉思源其謹藏之伺識者然後出焉林右公輔集

唐顔真卿書摩利支天經

此經與東方朔賛家廟碑政是一輩書耳勁拔嚴重如入宗廟中循廧皆禮樂器而秀媚流利有翩翩欲飛浩然獨往之趣公生平拒禄山詬盧杞叱希烈直氣塞天地至與陶八八游得尸解之術証位上真又有浮游埃𡏖之表者其扶人紀而闡玄風皆可於公筆札中見之

昔謂筆為心畫可以觀人於公尤足信也康虞善鑒字且善鑒人其以余此言為何如 顧起元嬾真草堂集

唐李華題阮容舊居詩

右題阮容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録以為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華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葢陽冰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陽冰作耳 金石録

唐李莒怡亭銘

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亭裴鶠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虯銘李莒八分書刻於島石常為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鶠不知何人虯代宗時道州刺史韓愈為其子復墓志云虯為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 集古録

唐瞿令問書元結窪罇銘

右窪罇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之汲汲也集古錄

唐瞿令問書元結陽華巖銘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君子之欲著於不朽者有諸其内而

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卧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為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者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集古錄

唐張增段行琛碑

此碑名不著而書法遒逸豐美極是當家書者為張增增無書名亦可以知唐人能書者多矣非此碑則后世不知有增也按碑行琛者忠烈公秀實父忠烈兄弟四

人長祥頴次公次秀成次同頴史傳不著因為括出碑又不署撰文者姓名豈即張增邪忠烈公汧陽人碑在汧陽完好可搨趙明誠金石録又有一碑云楊炎撰蕭王書與此不同而却無此碑豈段公有二碑邪書之以俟考　石墨鐫華

唐陸贄賀蘭夫人墓誌

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　集古録

唐韓愈題名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宫石柱上刻之天聖中余為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宫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於石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　集古録

右唐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觀柱蓋退之自書又一本與石洪等題名在洛陽福先寺乃同遊者所書爾世間又有退之與大顛書乃國初一學佛者偽作而歐陽公集古録以為非偽永叔平生為文宗師退之且力詆釋氏而獨言此書何邪金石録

唐韓愈與顛師書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録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蓋久而後獲其以易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

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葢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名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葢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為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　集古録

唐陳諫書韓愈南海神廟碑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

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為蜿蜿虵虵小異當以碑為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改易者頗多亦頼刻石為正也集古録

唐鄭餘慶百巖大師碑

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絪書懷暉者吾不知為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為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

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太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為斯言臯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 集古録

唐彭朝議書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

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幷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為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為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元豐類藁

唐吴通微魚朝恩碑

右唐魚朝恩碑吴通玄撰通微書朝恩雖以譴死然其徒如竇文場焦奉超猶居中用事故德宗朝詔為立碑

通玄兄弟於陸贄謗毀抵排無所不至至爲朝恩碑則
稱頌功德如此可以見其爲人矣金石録
按賈氏談録言通微爲學士工行草然體近吏中州士
大夫效習之謂爲院體此碑清圓有餘遒勁不足即所
謂院本體非邪得顔尚書小許鉤磔便脱此病夏熱偶
題弇州山人藁
吳通微爲學士工行草然有譏其近吏者此碑清圓婉
逸雖鉤磔小減而亦微有晉之風度觀者當自得之石

唐吳通微行書楚金禪師碑

學書之盛莫踰李唐今世雖紙爛墨渝而收者得其一字猶鳳毛麟角不嫌於少多寶佛塔魯公之書遍天下而通微此刻僅見之即此可以想見當時之盛矣故世人有言者曰收藏貴富賞鑒貴精二者我今見之印翁夫子矣原溥其世守之甲寅三月十八日記 蒼潤軒碑

跋

唐戴叔倫書撫州六詠

陳公遠得戴容州臨川六詠筆畫疎瘦嬈麗勁疾不在唐諸子下然世不以能書名也葢叔倫自以詞學著聞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為人知其後識曰龍沙或疑叔倫燕人者今考新舊書皆曰豫章或曰其先葢幽都又戴自宋出無相及也豫章記言章江東岸沙勢如臥龍狀故叔倫詩曰鄰里龍沙壯以沙岸如龍故云廣川書䟦

唐林藻深慰帖

唐林藻書世不多見今觀此帖意韻近古字字圓熟甚可崇尚當寶惜之勿忽延祐丁巳閏正月八日員嶠真逸河東李倜敬題 書畫題跋記

唐林藻深慰帖曾入宣和御府今書譜中止存此帖予獲收之愛其不經意中天真爛然誠可法也疇齋張仲壽題於有何不可之堂時延祐戊午九月望日 同上

古人能書皆善用筆故舉措即有一種風致此卷世不多見識者宜寶之也黄中敬觀 同上

林藻書跡世所罕見此帖遒勁濃纖間雜參錯如冠冕珮玉之士慷慨論議於廟堂之上壁立萬仞而以慈祥豈弟發之唐人中丁丁者也雜之魏晉書中未易優劣嚴陵邵亨貞識同上

宣和所藏唐林藻深慰帖即此卷也祐陵謂其書婉約豐妍得智永筆法當時博采止得此帖況後世乎彥廉當慎寶諸汝陽袁華識同上

唐自太宗置弘文館為教養之地故一時習書者隨所

見聞能造其妙林藻葢得智永之法而精者也此卷不經意書而婉約豐妍纎悉俱備孫過庭云書時有乖有合此葢得其時之合也宜寶藏之句吳張適識同上

右林藻深慰帖藻字緯乾莆田人父披為華陽郡守有子九人世所稱九牧林氏者也藻貞元七年進士嘗試珠還合浦賦人謂之神助官至嶺南節度副使有書名而傳世甚尠宋宣和書譜所載惟此而已今唐帖如歐虞顔柳世所盛傳者皆不復多見況其餘乎此帖僅一

紙歷數十紀而不失可謂難矣匏翁其永寳之李東陽志同上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倜士弘河東人官侍讀學士謚章肅張仲壽希靜本内臣帶學士承旨郃亭貞復孺睦人寓華亭袠華子英崑山人國初郡學訓導張適子宜長洲人終宣課大使按諸跋謂此帖即宣和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二小璽似為思陵所藏葢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内府

印記即拆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勛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民間所獻或經曹龍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彦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鑒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祕笈字蓋其所藏也而仲壽所題亦云甞藏之彦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甞主其家此跋又為陳氏題者則此帖經三氏收藏無疑後歸吳江史明古而吾師匏菴先生得之

故某數獲覿馬令疏本末如此其詳則俟博雅君子甫田集

唐林緯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姸媚之習五代時楊少師特近之容臺集

唐李貽孫書陰真人詩

酆都宮陰真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即祠下盡閱其石謂此三詩真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託之迺屬知夔州吳師

孟書既成送觀中於是盡破殨音毁見列子其餘石故今世不得傳余嘗得舊石本然獨存此也眞人名長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思善著書其學類左元放嘗授太清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賛文甚古雅亦異東漢時人不知嘗為此詩也此詩雖然與漢人異不知安世何據而知余益知前所毁棄未必皆非長生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齊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强所謂洪亦不省也廣川書跋

唐薛希昌遊濟瀆記

右遊濟瀆記唐吏部侍郎達奚珣撰兵曹參軍薛希昌八分書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獲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北海神殿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蓋其源自王屋山天壇之巔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温縣歷虢公臺入於河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是也東池俗傳間能出物以應

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則否蓋春夏之交泉脈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隨沸而上人或不取須臾復沉予之遊也默禱於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予笑曰豈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為我禱久之物竟不能出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皆誕妄也　金薤琳琅

唐張誼書姜嫄公劉廟碑

右唐姜嫄公劉新廟碑中書舍人高郢撰試大理評事

張誼行書廟在今邠州城南唐邠寧節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遷故當時稱曰新廟而高郢為文予昔以尚書郎出使寧夏道邠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迹平（爾雅大野曰平俗作坪非）乃姜嫄履巨人跡所在予為大書履迹平三字俾州官刻寘廟側葢州人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金薤琳琅

碑在邠州張獻甫為節度作廟祀姜嫄公劉者也高郢撰張誼書郢事李懷光能引譬忠義不為勢屈卓然名

臣獨為相時不能制王叔文輩耳文尤冗弱殊無足稱張誼於書家不甚著此書不及王縉而略似柳公權亦足存也石墨鐫華

唐元稹修桐柏宫碑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宫碑又其文以四言為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為注以解之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為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

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為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目此石為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

集古録

唐元稹修桐柏廟碑昔歐陽永叔謂刻銘於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已不宜謂之碑則稹書此

為碑過矣古者廟中庭謂之碑故以碑為節然獨不可以石刻文遂謂之碑甞見伏滔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范雲亦謂甞見異書堯碑禹碣皆為籕文在崆峒山中此果足信哉余謂稹為此碑亦因是為据廣川書跋

唐李紳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節操見用余固

甞見石刻文字不知其小楷精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為第一殘闕已多此卷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具全尤為可珍詳視邸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攻媿集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為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為韓柳者葢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

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 集古錄

右唐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頗自矜其書然亦不甚工今見於世者惟此與彌陀和尚碑爾雖字畫小大不同然筆法絶相似歐陽公以為不類又疑他人借子厚之名者非也 金石錄

唐柳宗元彌陀和尚碑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集古錄

右唐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以集本校之不同者十餘字皆當以碑為正金石錄

唐劉禹錫崔羣碑

右唐崔羣碑裴晉公撰劉禹錫書字畫訛缺處多其可考者羣為武寧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而唐史本傳作兵部其自荆南節度使召拜檢校左僕射太常卿遂為吏部尚書以卒而傳但云召拜吏部尚書而已皆當以碑為正羣在憲宗朝號稱賢相是時皇甫鎛方有寵羣力排其姦然憲宗竟逐羣而相鎛何邪金石録

唐沈傳師黄陵廟碑

右黄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集今大行於世而

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為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為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為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為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集古錄

黃陵碑世以其書為重石久缺剥字滅幾半矣近人以其完本售至數萬謂傳師此書特謹重有法不與他石並也歐陽永叔嘗得其碑謂降小君為夫人據碑為定

其餘猶有可證於書者今考於禮如夫人之為小君自不失正豈書猶可疑也又若陟方等語大不合於書矣退之於文嚴整緻密故語妙天下余於黄陵碑疑之詞不整比而辨事謬誤其謂張愉曰且使後世知有子名加此於人其誰受之邪穆宗詔曰張愉學古人仕甚修飾河西有政聲次於李諒則愉之名不待愈而後世知之矣廣川書䟦

唐沈傳師書羅池廟碑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録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為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葢後人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

以步有新船為陟荔子丹兮蕉黄蕉下加子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 集古録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為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傳師詩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 集古録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

林詩大字猶掌書於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老元章為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僧亟訟於官官為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為口實也政和中上命取詩牌而内諸禁中亦效道林而刻之石遍賜羣臣然不若道林舊碑要不失真　鐵圍山叢譚

唐沈傳師柳州井銘

右唐柳州井銘柳宗元撰沈傳師書字畫頗不工疑後

人偽為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字此本為善又恐工人摸刻不甚精好爾更俟識者辨之金石録

唐沈傳師出塞詩帖

沈傳師出塞詩鮮于伯機故物見雲煙過眼録中按海岳書評稱傳師遺跡有龍游虎踞之勢尤精題署真實録也清河書畫舫

唐皇甫鏄貽懿公主碑

貽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鏄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

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以公主之因以為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為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别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集古録

唐張弘靖魏博田緒遺愛碑

右唐魏博田緒遺愛碑裴垍撰張弘靖書政和中與柳

公權所書何進滔德政碑俱為大名尹所毀金石録

唐崔從書崔能神道碑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尚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

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而階至金紫光禄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集古録

唐李翺書李干墓誌

唐太學博士李干誌河南李仲微得其碑以傳然其文自見昌黎集中惟碑少見故仲微貴之其書李翺亦可

臧也志曰字子漸集無此又以柳賁爲泌與集本異者唐憲宗紀自作柳泌知李道古誌與此皆誤此誌甚罪干以丹砂受責之術以死且以為世戒也又叙歸登食水銀火射竅節以出李虛中服硫黃致疽發於背李遜且死始知藥誤孟簡自以得不死藥二年卒盧垣溺出血肉李道古亦以柳泌藥死海上觀其說者自令聳懼震恐可終身守之且世亦知尊生矣其壽宜不死卒以得死雖甚暗庸不此爲也或傳退之晚歳頗嗜硫黃卒

以此死白居易曰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居易言可信也立論以戒世末世必信公乃自蹈於此何哉余意以氣血既耗不得如何之時方幸扶衰救疾以冀朝夕近功不知其患已如干也可以一歎哉廣川書跋

唐張籍墨蹟

張籍書世罕傳者予頃游歷陽見僧寺有收得其墨蹟與詩刻今覽此帖疑昔所見者唐人大率能書籍雖非以書名然其用筆皆有法尤可佳也丹陽蘇頌子容題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集古録

唐歐陽詹馬寔墓誌銘

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録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集古録

唐韓秀實李光進碑

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為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 集古錄

唐韓秀弼書臧希晏碑

右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韓秀弼八分書文多糢糊不可讀所可辨者其卒以廣德二年八月五日及有懷恪懷亮語考懷恪碑希晏其長子也書法亦清勁可喜其能不

因開元帝之好而變者乎撰文為銀青光禄大夫行兵部侍郎清河郡開國公而缺其名當以史証之并州山人藁

唐韓秀弼書李元諒昭德懋功碑

李元諒者駱元光賜姓名也以朱泚之亂能鎮定華州將徙治隴右故華州人感之行軍司馬董叔經請於天子立碑述頌也張濛撰韓秀弼分書秀弼手筆固是君家尚書公嫡派而碑頌駱公詞無虛溢並可重也駱公

封武康郡王謚莊威舊史不收見新唐書此所謂事增於前者乎 石墨鐫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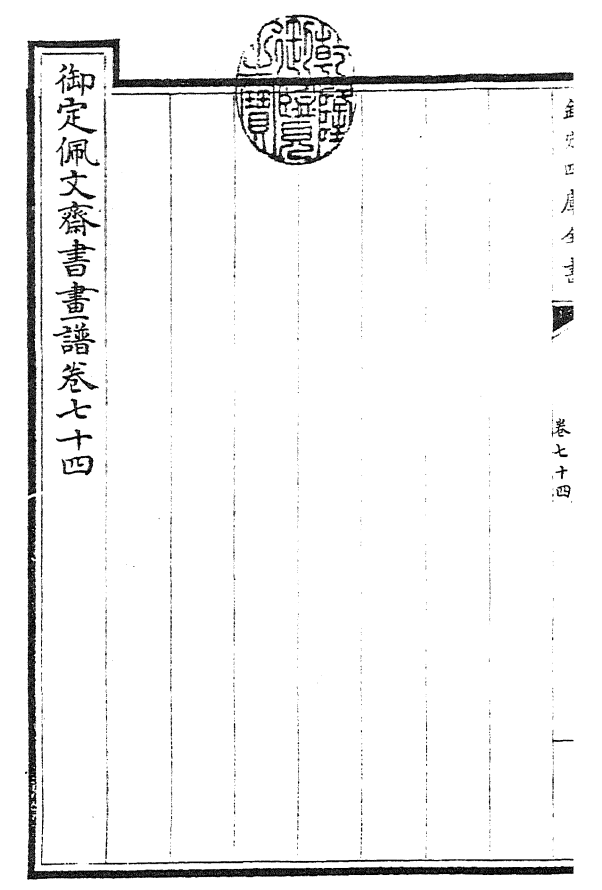
唐黎燗書陽公舊隱碣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燗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時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録者惟此雖未為絶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為人所知者可勝道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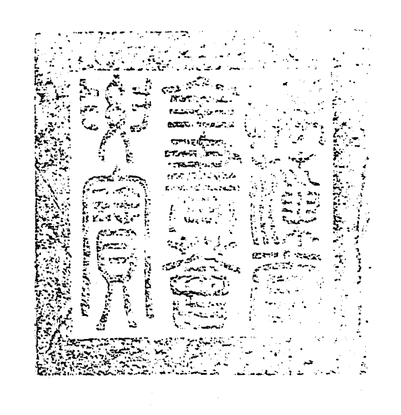
唐徐放書徐偃王碑

徐偃王碑昌黎韓愈撰徐放書碑故在集中以其文相校不失益碑近而傳者衆故得不誤愈於此碑序事淹該華實不似黄陵等碑錯雜無序駸駸上薄漢周不造其極不止魏晉宋齊糠粃殆盡略無餘習可謂至矣昔人嘗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已不蹈藉前人横騖直肆恢奇衍溢今考其言曰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

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因號其山為徐山此即
范曄漢書全用其語偃西王母事盡錄穆天子傳朱弓
赤矢采祥瑞志然則愈於文益亦未嘗不用前人語但
使人不覺如已出也其曰故制樸角昔人常改為桷淮
南子曰堯樸角不斵素題不枅愈於書無不用也廣川
書跋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羅步雲